

魏晋风度 美在何处

高雅的言谈，潇洒的举止，飘逸的气质，脱俗的仪容，携仙风而怀道韵，仰冥鸿而挥五弦，魏晋士人的风度，千百年来广受中国士子的赞美和渴慕，所谓“魏晋风度”，已成为华夏文化一个永恒的亮点。

汉末魏晋士人的风度何以能如此之美，美得令千古仰望？曹魏名士阮籍的两句话似乎揭示了个中奥秘。阮籍说：“人生天地之间，体自然之形。”人中楷模“大人者，乃与造物同体，天地并生”。风神举止，自觉“体自然之形”；精神境界，追求“与造物同体，天地并生”。以自然为美，为大美，为完美，人能美如自然，也就美到了极致，为大写之人，为完美之人。正是在这种理念引领下，魏晋士人大都自觉地追慕自然，其中的名士，特别是大名士，体悟尤深，因此被奉为士人楷模。的确，天、地、人，各有其美，但人工终难夺天工，人籁终难胜天籁，天工天籁，永远是人工人籁取法的典范。汉末魏晋士人对此热诚体悟、执着践行，遂将世俗人生化为审美人生，魏晋风度遂为美的风度。



见贤思齐 自然最美

汉末魏晋，以察举取士，社会上对士人的品评，是上自朝廷，下至县乡选用官吏的重要参考，特别是曹魏建立九品中正制后，品评人物，遂成浓郁世风。官方用人，重在评定人物的家世、道德、才能，社会品鉴，则重在议论人物的风神、性貌、品格、才情。前者渐趋僵化，以至专论门第，“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世族”，遂被后世唾弃。后者却日臻美轮美奂，成为一种极富哲理和情趣、优雅隽永、可讽可诵，既可供世人“式瞻仪形”、见贤思齐，又能传之久远的美学小品。就中尤多以自然喻士的佳品，其美学品位也最高。

打开《世说新语》，就会发现魏晋士人常常爱用自然之美喻人，从而将被喻者的境界情怀、仪容神韵形象化与直观化，充满诗意和美感。

汉末大名士郭太，最擅品鉴人物。有次游汝南，拜访名士袁阆，打个照面就走了，及至到了另一名士黄宪那里，竟一连住了好几天。有人问郭太其中缘由，郭太拿湖泊为喻，感叹黄宪“汪汪如万顷之陂，澄之不清，扰之不浊，其器深广，难测量也”，黄宪有当代颜渊之称，广受时人美誉，在众多品鉴中，郭太的赞语最受推许。的确，一个人的气度格局，能如大湖一样广袤深邃，涌万顷波涛，荡不测之深，其人格魅力自是特别诱人、值得留恋。

同是赞美人的气度格局，东晋谢安的品鉴也是气象阔大、意蕴悠远、耐人寻味。谢安曰：“褚季野虽不言，而四时之气亦备。”褚裒（字季野）虽然沉稳少言，对事对人不轻易褒贬，内心却如明镜，自有定见。如同一年四季，兴替消息自有其规，不为任何喧嚣扰攘而稍作变动。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孔子的名言：“天何言哉？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。”这是何等气象！具此气象者，自能担当大事。

自然与人文 映照品评

魏晋士人品评人物，常将对象置于一种自然背景中，再作极为简约的品评，只一两句，人物的品位、风神便跃然而出，背景与人物、自然与人文相互映照感染，于是，一则品评，即是一幅人物写意的神品。

东晋名士刘惔，赞美另一名士许询，感叹道：“清风朗月，辄思玄度（许询字玄度）。”每逢清风朗月，情不自禁就想起好友许询，因为这位友人，正如清风朗月一般美好啊。经刘惔简约隽永八个字的品评，后世的人们会对许询油然而生敬意，清风朗月永远是美好的，高尚襟抱、俊逸才情，永远是令人钦慕的。

魏晋士人自觉“体自然之形”，凡自然间的美好之物，皆用之以赞美心向往之的人物。夏侯玄风格高朗，宏辩博畅，时望甚高，便褒扬他“朗朗如日月之在怀”；司马昱风神仪容为一时之冠，被视为皇族中最优秀的人物，遂颂之为“轩轩如朝霞举”；刘惔心淡荣利，性不偶俗，则誉之为“标云柯而不扶疏”，是一株直耸云天而不旁逸斜伸的大树；王恭容貌举止特帅，人们都羡慕他，遂美之为“濯濯如春月柳”，美丽得像春天的柳树一样，倜傥风流，妩媚多姿。

在诸多借以赞美名贤的自然物中，魏晋士人对松柏尤其情有独钟。曹魏末年大名士嵇康，个子高大，容貌俊丽，特立独行，天姿自然，虽处人群之中，也自超凡脱俗，让人一望即知是“非常之器”。他的好友山涛深情地赞美他：“嵇叔夜之为人也，岩岩若孤松之独立。”做人堂堂正正，就像伟岸的孤松，特立高标。西晋张畅，志行端正，历经各种诱惑考验，不改初衷。乡人蔡秀在刺史面前，颂美张畅秉性坚贞，是“岁寒之松柏”。西晋名臣和峤，青少年时即磊落不群，显示出杰出的政治才能，名士庾亮对和峤特别赏识，说

他“森森如千丈松，虽磊砢有节目，施之大厦，有栋梁之用”，森然挺拔，有如千丈青松，虽多树节，却是建造大厦的栋梁之材。

以自然自喻 取鉴人生

在以自然赞美名贤的同时，魏晋士人也常以自然自喻，从中观照自己的生命，取鉴人生。

东晋太和三年（公元368年），桓温率大军北伐前燕，途经刚入仕途时做太守的地方，看见当年种的柳树已经长得又高又粗，“皆已十围”，不禁感叹道：“木犹如此，人何以堪！”于是“攀枝执条，泫然流泪”。桓温是东晋政坛的文武全才和雄奇大才，其主政期间，腐朽懦弱、苟且偏安的东晋王朝，曾一度呈现难得一见的勃勃生机。但在正统观念笼罩下，“篡逆”猜测不绝于耳，桓温根除弊政的政治改革和谋求统一的军事行动，时时处处横遭非难和掣肘，收不到理想的效果。初仕即做太守，年方二十三岁，如今已五十七岁，在这个年寿普遍偏低的大动乱年代，已是十足的老者了。壮志未酬，英雄已老，就连当年所种之柳，也已不复倜傥风流之姿，岁月不居，人树皆非，今日之柳已非昨日之柳，此时之我已非昨日之我！面对这排排巨柳，桓温如同乍逢阔别多年的故人，从柳树的成长变化、风雨磨难中，看到了自己这三十四年的人生。桓温一时感慨万千，泪如泉涌，叹柳哭柳，正是为己而叹，为己而哭。桓温对柳之叹，成为人生的经典之叹，感动和激励着一代代文士骚客和志士仁人——时光易逝，生命易老，志士自当奋起，勇建不世之功。

东晋名士孙绰，禀赋刚正、敢于直言。他在自己的书斋前，特意种了一株小松树，倍加珍爱，经常亲自壅土护理。邻人讥笑他说：“松树子非不楚楚可怜，但永无栋梁用耳。”小松树是很招人怜爱，只是长得太慢，恐怕看不到它长成栋梁之材啊。孙绰反驳道：“枫柳虽合抱，亦何所施？”枫树柳树倒是长得快，但即便长到两人合抱之粗，木质太差，又能有啥大用场？孙绰看重的，不是松树能快速成大材造广厦，轰轰烈烈，风光一时，而是松树正直的身躯和坚实的质地，他为小松树辛勤地壅土，精心护理，在这株小松树身上，寄托着孙绰执着的人生向往和高贵的生命诉求。

汉末宗承，青少年时即修德雅正，确然不群，颇有时望，人们崇仰他的品德，纷纷前去拜访。少年曹操也慕名前往，但宗承鄙薄曹操奸诈的人品，不与结交。后来曹操当了汉廷司空，权倾一时，携威而问宗承：当初您不理睬我，今天该可以与您交个朋友了吧？宗承正色答道：“松柏之志犹存。”如同松柏不随季节更替而易色，当年对您啥态度，如今仍是啥态度。遭此抗拒，曹操虽然心中不快，却也为宗承的“松柏之志”所折服，对宗承礼敬有加，尊为上宾，常常亲自到宗承家中拜访，咨询朝政。松柏令人敬仰，怀松柏之志的贤哲，也自有其抗权势正世风的堂堂威严。

（选自《天津日报》）

学林漫步

读《西游记》 趣话猪别名

读《西游记》乃人生一大快事。就让我们沿着吴承恩的笔触，跟踪八戒，探寻一下有趣的猪别名吧。

猪八戒的正式出场是在小说第八回：观音奉佛旨前往大唐寻找取经人，路遇已成妖魔的猪八戒，惠岸行者与其一番恶斗，观音现身，八戒慌忙纳头施礼。观音问道：“你是哪里成精的野豕，何方作怪的老彘，敢在此间挡我？”菩萨这句信息量好大，一下子带出两个猪别名，豕和彘。豕念shǐ，是个象形字。其甲骨文字形，象猪形，长吻，大腹，四蹄，有尾。彘的本义就是猪。古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豕才是猪的总称。《急就篇》里有：“六畜蕃息豚彘猪。”颜注说：“豕者，彘之总名也。”实际上，许多猪的别名都跟这个豕有关，例如猪的繁体字写作“猪”，而豚原意是小猪。仔细想来，原来海豚就是海里的猪，而江豚民间也称江猪。还有几个豕旁汉字也可算猪的别名，豨（大猪）、彘（母猪）、彘（四蹄皆白的猪）、彘（公猪）等。

彘也是个象形字，下方的“矢”字和两边的符号表示箭射中了野猪。彘本指大猪，后泛指一般的猪。《史记》记载鸿门宴，写樊哙传入，项羽夸他是个壮士，先赐酒，又赐生彘肩。彘肩就是猪肘子。樊哙的大嫂子、刘邦之妻吕后虐杀戚夫人，呼其为“人彘”泄愤。

猪八戒再次现身在十八、十九回，他与悟空对阵时曾说他有个俗名唤作猪刚鬣。刚鬣指的也是猪，《礼记·曲礼》上说：“豕曰刚鬣。”野猪脖子上有一圈坚硬的鬃毛，所以刚鬣就成了猪的代名词。

猪八戒有许多体貌特征，落在悟空和妖王们眼里就多出许多诨名来。譬如呆头呆脑，悟空多半时候就喊他呆子。又如长嘴大耳，也成了他被调笑的关键词。很凑巧，猪的别名里有一个长喙参军，长喙即是长嘴，参军乃古代官名，有些类似现代的参谋长。八戒虽说愚笨，但有时也能出些好主意，说他是取经队伍里的长喙参军似也不为过。

八戒投胎前乃天庭的天蓬元帅，他每每陶醉在往日的荣光中。猪的别名里似乎没有元帅的称谓，但却有元帅的下级——将军。唐传奇《郭元振》里有一个野猪精乌将军，其作为和高老庄的猪八戒十分相似。想来，吴承恩很可能从这篇传奇里得到了灵感，才完善了猪八戒的故事以及其天蓬元帅的名号。

（选自《羊城晚报》）